

十九之一。

我們讀到這幾段經文，就可以知道華嚴經所詮含境界的不可思議，自非法華經所可同日而語。所以依賢首宗的說法，華嚴經是 佛陀初成正覺，以他受用報身，對圓頓大根衆生的法身大士，以自所證直暢本懷，稱性極談，毫無餘剩。所說的都是 佛陀所自證的不可思議境界，從法界性海中流露出來。所以清涼國師又說：「圓音落落，該十利而頓因；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。」同時在註解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經題裏，以體大，相大用大，果大，因大，智大，教大，義大，信大，業大之十種大來解釋一個大字。賢首國師，根據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三十七之一：「譬如日出於閻浮提，先照一切須彌山等諸大山王，次照黑山，次照高原，然後普照一切大地：日不作念，我先照此後照於彼。但以山有高下故，照有先後。如來應正等覺，亦復如是。成就無邊法界智輪，常放無礙智慧光明，先照菩薩摩訶薩等諸大山王，次照緣覺，次照聲聞，次照決定善根衆生，隨其心器，示廣大智，然後普照一切衆生，乃至邪定，亦皆普及，爲作未來利益因緣，令成熟故。而彼如來大智日光，不作是念，我當先照菩薩大行，乃至後照邪定衆生。但放光明平等普照，無礙無障，無所分別。」等的一段經文，判華嚴爲圓教。因爲華嚴經爲 佛陀初正覺的時候，不依漸次，頓爲諸大菩薩，直唱此圓滿一乘修多羅教，一位即一切位，十信滿心，即攝五位而成正覺。所以如同日出，先照高山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，二乘絡分，自是根器的不敷。

杜順和尚，相傳爲文殊化身，在傳記裏有這樣一段的記載：杜順和尚說法長安。有行脚僧某，準備朝五臺山，禮拜文殊去，來向和尚辭行。和尚說：遊子漫波波，臺山禮土坡；文殊祇這是，何處覓彌陀。行脚僧不解和尚的命意，跋涉前往。至五臺山，路上遇到一個老者，問：師傅來山何事？行脚僧答，來禮文殊的。老者說：文殊到長安弘法去了，安有二文殊。行脚僧問：誰呀？老者說：杜順和尚就是文殊。行脚僧始恍然知和尚前所說的偈語，命義之所在。轉身就向回頭跑，值秋鴻暴漲，就誤時日，及至回到長安，和尚遷化於御座，爲日已久，懊惱萬分。杜順和尚依華嚴經，作法界三觀；第一真空絕相觀。第二理事無礙觀。第三周徧含容觀。真空絕相觀中的迴絕無寄觀，相當於天臺三觀中之空觀。由於空觀，掃盡一切妄境情識殆盡，方能進入理事無礙，由於理事無礙，再進入周徧含容。周徧含容者，乃事事無礙的境界。所謂納須彌於芥子，芥子不大而須彌不小。八部雲湧，四衆塵集，勝熱婆羅門，架設火海，海中更設刀山，令善財童子，跳火海，登刀山。無壓足王，敲骨出髓，剝皮抽筋，虐殺罪人。婆須密女之一接吻，一握手，皆證三昧。以及善財童子，入彌勒樓閣，見其樓閣，廣博無量，同於虛空，阿僧祇寶，以爲其地，阿僧祇宮殿，阿僧祇門闥，阿僧祇窗牖。……善財童子，於一處中見一切處；一切諸處悉如是見。皆事事無礙境界。甚至全部華嚴經，無往而不是事事無礙境界，而且這都是透過三種觀門以後的不可思議境界。我們以情識未除的凡夫，

讀此不可思議的經典，當然要驚奇，或目爲神怪。

賢首宗的結晶在十重玄門，以十玄門顯示華嚴全經事事無礙的境界。按十玄門，雖由二祖雲華和尚的嚴明，但也經過三祖賢首，四祖清涼的修改。清涼國師在疏鈔序文裏，特以駢文揭出其要義，含十玄門於其中，即今讀之，猶能令人心曠神怡，胸襟豁達。倘能玩其意味，以比量而知到一點一滴，則海濶天空，神遊界外，決不願意再鑽牛角尖也。清涼國師序文裏說：「理隨事變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；事得理在，則千差攝入而無碍。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，六位不亂以更改。——諸法相即自在門——廣大即入於無間，一毛包納而無外。——二廣狹自在無礙門——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。——三微細相容安立門——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。——四同時具足相應門——一多無礙，等虛室之千鏡。——五一多相容不同門——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。六秘密隱顯俱成門——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。——七陀羅網境界門——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。八十世隔法異成門——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。——九託事顯法生解門——萬行芬披，比華開路上。——十諸藏純雜具德門——事有千差，理則一味，事因理成，理因事顯，事之所在，即理之所在；故得事理無礙。以理融事，則事事齊平，故得事事無碍。古人有所謂「壽莫壽於孺子，而彭祖爲天，殆亦與此理相近。然理爲觀行的中心，三觀中行起解絕的行，就是迴絕無寄觀。迴絕無寄的註脚，是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亦不受，此語亦不受。適合禪宗的單提直指，所謂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。所以禪宗與華嚴，是聯帶而不可分離的。由於禪觀悟明了此理，以理再來融事，方得事事礙，證得事事無礙，而後方知真正的佛法，究竟不可思議的佛法的所在。

四月八日爲 釋尊聖誕節，菩提樹編者，朱斐居士爲出 佛誕紀念刊，來函索稿。近日因與人說起華嚴經事，故信筆寫一點關於華嚴經的道理，向讀者諸君作一個介紹，或可因此而能够知道 釋尊出世，爲的什麼？倘有不妥之處，尚祈 指教！

編 者 語

當代女作家謝冰瑩先生，自從在本刊第四期上寫了一篇「姨母」以後，一直到现在沒有繼續替本刊寫過文章，雖然她幾次來信說要給本刊寫稿，但爲了教課忙，和完成一個長篇的東西，不能分心來寫，使本刊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，盼望已久，但終於盼到了。謝先生來信說：「今日靈感來潮，我流着淚寫了這個「母親的生日」，排完。」

我們深盼謝先生能經常替我們寫點東西，倒不一定要完全佛學的。一年一度的佛誕節又到了，這次因爲沒有擴大徵稿，謹請南亭老法師替我們寫了一篇「佛誕日談佛法」，慧劍居士也替我們寫了一篇文藝「前言」，搜集了幾張有關釋尊的圖片，用以紀念。

後請將原稿寄還，因爲上面有我的淚痕，我須保存做紀念也。